

西遊補

董說著 汪原放校點

西

遊

補

興文學出版社

出版說明

明末作家董說(若雨)著“西遊補”，是一部想象瑰麗的神魔小說，魯迅先生稱其“造事遣辭，則豐贍多姿，恍忽善幻，奇突之處，時足驚人，間以俳諧，亦常俊絕，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”，而其主旨“實于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”。這對於本書是極為精當的評價。

現在這個本子是以前亞東圖書館的紙型印行的。亞東是用通行本校點的，排好後，未曾發行。這次由校點者又據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明本校讀一過。影印本所附劉復先生寫的“董若雨傳”，雖然觀點不很正確，但材料較多，因亦附印於書末，供讀者參考。

古典文學出版社

1957年5月

西遊補

董說著

汪原放校點

*

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貳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*

書號 128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7 7/8 字數 107,000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65元

序

曰：出三界，則情根盡；離聲聞緣覺，則妄想空。又曰：出三界，不越三界；離聲聞緣覺，不越聲聞緣覺；一念着處，卽是虛妄。妄生偏，偏生魔，魔生種類。十倍正覺，流浪幻化，彌因彌極，浸淫而別具情想，別轉人身，別換區寓，一彈指間事。是以學道未圓，古今同慨。

曰：借光於鑑，借鑑於光，庶幾炤體嘗懸，勘念有自。迺若光影俱無，歸根何似，又可慨已。

補西遊，意言何寄？

作者偶以三調芭蕉扇後，火焰清涼，寓言重言，覺情魔團結，形現無端，隨其夢境迷離，一枕头幻出大千世界。

如孫行者牡丹花下撲殺一千男女，從春駒堃火中忽入新唐，聽見驪山圖，便想借用着『驅山鐸』，亦似芭蕉扇影子未散。是爲『思夢』。

一墮青青世界，必至萬鏡皆迷。踏空鑿天，皆緣陳玄奘做殺青大將軍一念驚悸而生。是爲『噩夢』。

欲見秦始皇，瞥面撞着西楚，甫入古人鏡相尋，又是未來；勘問宋丞相一案，斧越精嚴，銷數百年來青史內不平怨氣。是近『正夢』。

困萬畝宮，散愁峰頂，演戲、彈詞、凡所閱歷，至險至阻，所云洪波白浪，正好着力。無處着力，是爲『懼夢』。

千古情根，最難打破一『色』字。虞美人、西施、絲絲、綠珠、翠繩娘、蘋香，空閨諧謔，婉變近人，點語飛颺，自招本色，似與『喜夢』相鄰。

到得蜜王認行者爲父，星稀月朗，大夢將殘矣，五旗色亂，便欲出魔，

可是『寤夢』。

約言六夢，以盡三世。爲佛、爲魔、爲仙、爲凡、爲異類種種，所造諸緣，皆從無始以來認定不受輪迴，不受劫運者，已是輪迴，已是劫運。若自作，若他人作，有何差別？

夫心外心，鏡中鏡，奚啻石火電光，轉眼已盡。今觀十六回中，客塵爲據，主帥無皈，一葉汎汎，誰爲津岸？

夫情覺索情，夢覺索夢者，了不可得爾。閑是補者，暫爲火焰中一散清涼，冷然善也。

辛巳中秋癡如居士書於虎丘千頃雲。

西遊補答問

問：西遊不關，何以補也？曰：西遊之補，蓋在火焰芭蕉之後，洗心掃塔之先也。大聖計調芭蕉，清涼火焰，力過之而已矣。四萬八千年俱是情根團結，悟通大道，必先空破情根；空破情根，必先走入情內；走入情內，見得世界情根之虛，然後走出情外，認得道根之實。西遊補者，情妖也；情妖者，鯖魚精也。

問：西遊舊本，妖魔百萬，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，子補西遊，而鯖魚獨迷大聖，何也？曰：孟子曰，『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』

問：古本西遊，必先說出某妖某怪，此敘情妖，不先曉其爲情妖，何也？曰：此正是補西遊大關鍵處。情之魔人，無形無聲，不識不知，或

從悲慘而入；或從逸樂而入；或一念疑搖而入；或從所見聞而入。其所入境，若不可已，若不可改，若不可忽。若一入而決不可出，知情是魔，便是出頭地步。故大聖在鯖魚肚中，不知鯖魚；跳出鯖魚之外，而知鯖魚也。且跳出鯖魚不知，頃刻而殺鯖魚者，仍是大聖。迷人悟人，非有兩人也。

問：古人世界，是過去之說矣；未來世界，是未來之說矣。雖然，初唐之日，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？曰：西遊補，情夢也。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鬪，手足格傷，及至三月初三果有爭鬪，目之所見與夢無異。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，而夢之見之者，心無所不至也；心無所不至，故不可放。

問：大聖在古人世界，爲虞美人，何媚也？在未來世界，便爲閻羅天子，何威也？曰：心入未來，至險至阻，若非振作精神，必將一敗塗地。滅六賊，去邪也；刑秦檜，決趨向也；拜武穆，歸正也。此大聖脫出情妖

之根本。

問：大聖在青青世界，見唐僧是將軍，何也？ 曰：不須着論，只看

『殺青大將軍，長老將軍』此九字。

問：十三回『關雎殿唐僧墮淚，撥琵琶季女彈詞』大有淒風苦雨之致？

曰：天下情根不外一『悲』字。

問：大聖忽有夫人男女，何也？ 曰：夢想顛倒。

問：大聖出情魔時，五色旌旗之亂，何也？ 曰：清淨經云：『亂窮返

本，情極見性。』

問：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，作奔壘先鋒便出情魔，何也？ 曰：斬情

魔，正要一刀兩段。

問：天可鑒乎？ 曰：此作者大主意。大聖不遇鑒天人，決不走入情

魔。

問：古本西遊，凡諸妖魔，或牛首虎頭，或豺聲狼視，今西遊補十五回所記鯖魚模樣，婉變近人，何也？曰：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第一妖魔行狀。

靜嘯齋主人識。

續西遊補雜記

續西遊摹擬逼真，失於拘滯，添出比丘靈虛，尤爲蛇足。後西遊瀟灑飄逸，不老婆婆一段，借外丹點化，生動異常；然小行者小八戒未免寡白。此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，離奇惆恍，不可方物；未來世界入勘秦一段，尤非思議所及。至其行文：有起有訖，有伏案，有繳應，有映帶，有穿插，有提挈，有過峽，有鋪排，有消納，有反筆，有側筆，有頓折，有含蓄，有平行，有突兀，有疏落，有縣密；且帙不盈寸，而詩，歌，文，辭，時文，尺牘，平話，盲詞，佛偈，戲曲，無不具體，亦可謂能文者矣。前言羅刹女一案，實行者生平所未經，稍稍立脚不定，便入魔障；故後西遊以不老婆婆一段擬之。此則即借其意，從本文引入情魔，由情入妄，

妄極歸空，爲一切世間癡情人說無量法。十六回書中，人情世故，瑣屑必備，雖空中樓閣，而句句入人心脾，是真具八萬四千廣長舌者。

行者第一次入魔是春男女；第二次入魔是握香臺；第三次入魔最深：至身爲虞美人；逮跳下萬錦樓，尙有翠繩娘維利女生子種種魔趣：蓋情魔累人，無如男女之際也。

或曰：『以鬪戰勝佛之英雄智慧，而困於情，可乎？』曰：『人孰無情？有性便有情，無情是禽獸也。且佛之慈悲，非佛之情乎？情之在人，視其所用：正則爲佛，邪則爲魔。是故勸秦檜，拜武穆，尋師父，莫非情也。情得其正，卽爲如來，妙真如性。』

或問：『悟空之爲悟空何也？』曰：『第二回提綱，大書「西方路出新唐」，明自此以下，皆幻境也。故起首特揭出「悟空用盡千般計，祇望迷人卻自迷」二句。夫迷悟空者，卽悟空也。世出世間，喜怒哀樂，

人我離合，種種幻境，皆由心造。心即鏡也。心有萬心，斯鏡有萬鏡。入其中者，流浪生死而不自知，方且自以爲真境。綠玉殿，見帝王富貴之幻；廷對秀才，見科名之幻；握香臺，見風流兒女之幻；項王平話，見英雄名士之幻；閻羅勘案，見功名事業忠佞賢姦之幻。幻境也。鬼趣也，故以閻羅王終之。自跳出鬼門關，扯斷紅綫，艱難歷徧，覺悟頓生。然而小月王宮中之師父，猶非真師父也。彈詞茗戰，以瀟灑爲悟；仿古晚郊，以閒適爲悟；擬古昆池，以山水爲悟；蘆中漁唱，以疏野爲悟。悟矣乎？猶未也。情根未絕，妄相猶存，命竟何如？不堪回首！始而悲，繼而哭，既而疑，終而亂，道味世味，交戰於中；大憤大悲，莫知所適；於此真實用力，然後憬然真悟，幻境皆空。非幻亦空，始是立脚之處。虛空主人一偈：「悟空不悟空，悟幻不悟幻。」正爲將悟人對病發藥。蓋能悟幻，始能悟空。然但能悟幻，而未悟空，則其悟仍幻。用力有虛實，見道有

淺深，此悟空悟幻之分也。

三調芭蕉扇，其因也；波羅蜜王，其果也；言下指點，明示歸結。

曰虛空，曰主人，虛空有主人乎？虛空而無主人，是頑空也。然畢竟如何是虛空主人？請讀者下轉語。

按鈕玉樵觚賸續編云：『吳興董說，字若雨，華閩懿孫，才情恬適，淑配稱閨閣之賢，佳兒獲芝蘭之秀；中年以後，一旦捐棄，獨飯淨域，自號月涵；所至之地，縑素宗仰。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。』月涵於傳鉢開堂，飛錫住山之輩，視若蔑如；而身心融悟，得之典籍。每一出遊，則有書五十擔隨之，雖僻谷之深，洪濤之險，不暫離也。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，俱言孫悟空夢遊事，鑿天驕山，出入莊老，而未來世界歷日，先晦後朔，尤奇。』據此，知西遊補乃董若雨所作。董若雨豐草庵雜著凡十種，曰昭陽夢史，非烟香法，柳谷編，河圖掛版，文字障，分野

發，詩表律，漢饒歌發，樂緯，掃葉錄。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，有七國考十四卷，見於存目者，有易發八卷，運氣定論一卷，天宮翼無卷數，及漢饒歌發一卷而已。『朱竹垞明詩綜云：『董說，字若雨，烏程人，晚爲僧，名南潛，字寶雲，有豐草庵等十八集。』易發提要云：『董說，字若雨，湖州人，黃道周之弟子也；後爲沙門，名南潛，其論易專主數學，兼取焦京陳邵之法，參互爲一，而推闡以己意，根柢則黃氏三易洞機也。』然則若雨爲僧後，改名南潛，字寶雲，而月涵乃其別號。所著諸書，惟七國考刊於雪枝從父守山閣叢書爲最著；其餘皆就湮沒；故西遊補一書，宜亟刊以傳世也。

問：『西遊補，演義耳，安見其可傳者？』曰：『凡人著書，無非取古人以自寓，書中之事，皆作者所歷之境；書中之理，皆作者所悟之道；書中之語，皆作者欲吐之言：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，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，不

可入於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。蓋顯著之路，不若隱約之微妙也；直言之淺，不若曲折之深婉也；文集之簡，不若演義之詳盡也。若雨令妻賢子，處境豐腴，一旦棄家修道，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，不僅以違民自命也。此書所述，皆其胸臆間物。夫其人可傳也，其書可傳也，傳其書，即傳其人矣。雖演義，庸何傷？」

第四回云：『堯舜到孔子是「純天運」。』按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。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『蒙』卦，則非其師說。而宋牛無邪傳邵子之學，以堯之世當『賁』，則亦非邵學。其所著易發中，飛龍訓篇，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，又其天官翼以章帝紀元元會運世立論，謂算數出於卦爻，所列恒艮過宮，年干八卦二表，以星次遞相排比，至帝堯甲子，適值『張』『心』『虛』『昂』，居四仲之中，與堯典中星合，遂據以爲上邇下推之證。則其用卦爻起祿，蓋以堯時爲本，正與西遊補中語相應。軌革

之術，隨人推衍，本無一定也。
殆其自謂。

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。

八卦爐中，